

四書味根錄

中庸卷

					漢書門
			一八	三五	
三九	一六	一八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53
冊數	16 (2卷)
函號	277 39



事有過而不知其由於性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哉

人為主此絕斷專以人言之乃言也 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天原也

亦此意也 特提道字歸宗于天字 子思謂聖相傳不外乎道道有所從出也

全獨受之以存仁義禮智德是性原於天乃天命之節而外天言性者非性矣天下之

外假也蓋性道降而為性原於天乃天命之節而外天言性者非性矣天下之

為法于天下是教隨乎道乃修道之謂而外道言教者非教矣然則道者非原于天而聖人

直道得性道教則出天命而修道求三之學方配 天命謂性者在天為元性在人

欲使氣為有性也朱子從天以陰陽五行說起自然離不得氣下面人物之生各得其賦

之理是就中獨主其不雜者以氣無靈氣以言性而性之附乎氣其說不倫雜氣以

言性而性之理亦氣者其謂不明也 言性而性之理亦氣者其謂不明也

則所以為言性者皆所謂性也 則所以為言性者皆所謂性也

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天有命亦天所賦以自立而以立之而立人則承稟自中 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天有命亦天所賦以自立而以立之而立人則承稟自中

仁民愛物皆循其義之性則事君長幼皆循其禮之性則其教隨之而文者 仁民愛物皆循其義之性則事君長幼皆循其禮之性則其教隨之而文者

道者皆非所謂道也 道者皆非所謂道也

道之體非以外而立過父而知愛過兄而知敬必其中先有是知愛知敬之性而後 道之體非以外而立過父而知愛過兄而知敬必其中先有是知愛知敬之性而後

道之所在辨其親疏之殺使之各盡其忠是仁之教別其貴賤之等使之各如其分是義之 道之所在辨其親疏之殺使之各盡其忠是仁之教別其貴賤之等使之各如其分是義之

教為之制度文為使之守而不失是禮之教為之制度文為使之守而不失是禮之教

政教之權存則則為書而無制學無制則陰陽開闢物成務為上古聖人之教所以立天運 政教之權存則則為書而無制學無制則陰陽開闢物成務為上古聖人之教所以立天運

教皆非所謂教也 教皆非所謂教也

氣為物者本極之理天論善天命聖命聖下命過而性下是得其正才之中入原善於未 氣為物者本極之理天論善天命聖命聖下命過而性下是得其正才之中入原善於未

年人道在命始天既年人道在性初性具于心而秉動靜之理道統乎事而借則家之義性 年人道在命始天既年人道在性初性具于心而秉動靜之理道統乎事而借則家之義性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本健而委之以身性本順而率之以德而道于是得其正萬民之覺開于聖天子則天則終元之功盡性則欲極性之量要一時之不悟立政以教一時莫為世之不明善書以致萬世一人明道則教化興天下尊道則風俗一而教于是得其正知性之所謂人當思所以合天知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居則思之，動則行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者，用事物為行理。看官行二字使。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物即事物

不有是橫說，時即日用之時，無時不然，是直說承皆性之德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性之謂也。是以君子之心當敬其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不然。不

物即事物。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上章降衷下民者，聖人垂訓天下者，亦道可以道也

言三理。而中固無二時一事不在前人之身，雖與不

可離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與故由教而入之君子，必密其體道之功，不待目有所瞻

也。雖為家亦持以戒慎之心，不待目有所聞也。雖為鄉亦持以恐懼之心，助道之

可以不可言。道而性教已該。故此只單言道三句作一截。言下形，即出箇兩項。頃與甚言

住也。其暫須臾不離，所以該久也。窮志是道也。修十教而體之。下人也。亦丁一事而命

之者則大也。天不見道亦不息。自一物以至千萬物，而無物不有也。一物離之，下可也。天無

間道亦無明白。一時以至千萬世，而無時不然也。一時離之，不可也。若其不可離有三意。一

是原不丁天朱子所謂性無不自道無不備也。是當聖人入生，所謂道之則治天之謂

亂也。惟道原不離人，人亦不可離道。而雖有是反德，豈非道二字須知是皆率性之謂

何外物雖在切於日用，亦有時離得。惟道與言人身無之不存，須臾不離。則天理之存

亡非離之而無損，即混人與道非離之而無害。如何可離。道法不可離上去。張子曰

總之有形而可離者，名之為器而不名之為理。無形而可離者，名之為幻而不名之為真。其

可離于一息者，即可離于終古。而更無論公暫可別。言未名則可離于千里，而更無論遠

合可離非道也。是道則必不可離也。勸學聖賢，固極道而論。聖賢思道，皆道而論。道而

便是皆離道者也。離乎仁，離乎敬，離乎孝，離乎忠，離乎君，離乎父，離乎君，離乎父，離乎君，離乎父

之間，離乎聽，離乎明，離乎恭，離乎敬，離乎目，手足徒然，其空虛而何以周旋乎日用之中。是故

一字緊道不可離。求視自內出，故曰戒慎。聽自外入，故曰恐懼。兩其字皆存乎目。目非故

人不閉不聞，井口已亦不離不開，然亦不是合眼閉耳。蓋是聲色形質皆此時此際未離人，故常

要提起此心在這理以助未離。若云不待物交有色離形象未露，亦非忘其頭頭之神，不待

聲感能迎離聲，猶但沉亦不夫其取聽之體，可謂常備。雖謂于無形也，若有所謂謂者，非

暗之以目也，而冥暗之以心，聽于無聲，存者有所謂聞者，非聞之以耳也，而冥聞之以心，管

能定靜動不遷而能定足以制乎動而外合二而外不足以據其中此命之所以曰親而生之所以曰定也蓋必至目雖乎形耳雖乎聲而心不可離乎道雖離乎目聞離乎耳而道不可離乎心飛恒恐懼君子以心之有靜者子道而道外無心以道之無靜者子心而心亦無道也至曰山不騖不隨固是舉靜該動然畢竟以靜為主與下未發之中相闡明交言所謂敬以直內周子所謂靜以立極是此處鐵板証脚

莫見乎隱莫聞乎微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指處指心中言細事指一人心之私言方一念之動

極是無事事字下不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指子已而不見定夜處與人對言幽可泥處字亦然

暗之中細微之事動雖未形而幾前自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夫工之事無有者見

見明顯而微於此者無有及過於此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一節而於此尤加謹嚴指此

以過人必於暗且戒懼是助之於未發是獨是察之於將然而不使其潛滋長於隱

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微道之不可離九有切要所當謹者如念慮方萌心動之出入念之動入視之何微也然為善為惡自知最真勿謂是微遠莫顯乎後夫隱微知微也而其

且其顯可不慎乎故君子既常戒懼於此也此是百廢之功雖以隱而暗以微而顯不慎後將有不及制言所以謹言言早也存善多修之有求微比隱更密此則見顯而亦畧有別海言有無上微爭處是上見顯而微而微而下勤出若云慎隱成見謹微或隱而顯而顯則謂有隱必見有微必顯向作異時蓋心慮而時其端已動將入不知故曰隱曰微然人雖不知自其有得最真便已見其甚顯二其字須為動字字通傳下句是謂念慮隱而微也無隱而不見者心之靈也一念之萌氣候用事由不進而將涉于暗焉然自其見而則惟其隱乃所以為見之至也微言事也無微而不顯者心之覺也一念之發天不容微由不聞而將涉于聞者然有至顯焉則惟其微乃所以為顯之至也得微即顯莫其顯正見其微而慎字內其明健意君子察理而欲尤當察於理之分途之始能察者與惡尤當嚴於善惡與念之初上節戒懼是慎其微而不敢或忽平時之防範皆已固于此九字其存理思欲之力而不敢或疏至安潛要戒懼而謹無時也非兩事也誠精故明存養所以為有察之地幾微故幽者察所以當存養之防而已獲勝則入謂兩節相承用說不得平分動靜區也伊上節究竟見其真而下文未發之中也獨是將動時即下文已發之和也如此有下面致中而戒懼致和而謹獨可不煩言而解對學疏此節雖與上節動靜分對而意是相承必照註補說前戒懼一層乃得真見其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節謂之和也君子天本也和莫大乎禮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動則是情**無所偏倚**下尚氣不雜也**故謂之中**性是中固的未發之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不乖於自然之理**故謂之和**性是中固的未發之

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謂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其條理而已故以道屬之**天下**

古之所共由之用也此言性情德以明道不可離性道所以不可離者即在

欲以情狀之如喜怒哀樂情也而其未發雖有其理初無其事不偏不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喜怒哀樂無可過無可不及所謂節也及其動而已發既有其事適合其理無乖無

戾皆由節度斯謂之與誠就中和而申言之中也者所性之德道之謂也大而君臣父子小

而事物細微莫不攝蓄焉內益天下之大本也和外也首情之正道之用也人情不甚相遠令

古今上下皆思無不至由其間蓋天下之達道也道之謂用即具於性情使未發而不動上

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既發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言

義理工夫已備可進言夜驗而復作此惟原者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下文求人之性情順

則意則應情自體感有哀未發不但是生而靜之初日自有未發時時自有未發只四行無

形迹而便是此除便有一思不得不說思便是已發思思順性命時後為之也此言心之

一起一滅百道亦究竟虛位止此一入心之先時後時耳顯家之空相何耶可道無聲無臭

之云也向赤子之悲愉啼笑即可合不思不動之性也蓋謂性自其未發也外之所以感于

吾目吾耳而中之所以應于外者未萌時則性起于密而靈空德士一謂初也此言引於事

物之偏自其已發也外之所以感于吾者既至而中之動則應于外而達道之時則我動于自

而物來順應之際初未嘗或具性之正中也誠不偏不倚蓋謂性於中非知情於

意見之各向一源也此言性與未發之中來于發謂中去於發之節已具而皆皆中只不失其未

發之本體也蓋謂性於中節節皆有得性如指其指而固不中節節皆著十分皆只到九分便是不及

其十一分便是太過固謂性於中亦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乃盡謂性於中節節皆有得性如指其指而固不中節節皆著十分皆只到九分便是不及

與怨也形而見者也下怒而喜則謂之和也也已不喜而怒何以和也怒還喜怒之與猶

去喜其喜之理而其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之理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大和之天要之節而中也雖發而君亦發發而伊也有情而君無情發發亦子何知顯顯而

唯唯以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自此白文兩處學極宜體會不但有其理而實有其事又不可道是在上之事而在下不須
如此如堯舜地平去成萬世永賴固達而在上者之位皆孔子明道立教禍而不墜即窮而
在下者之位皆謂回皇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之妙即中之所存也而吾未發之中窺自此
得辨別形于天地而流通之機未始不滯于其際萬物並育而不悖並育之真即和之所
在也而吾已發之和寔與之通雖分形于萬物而難感之端未始不滯通于其表又位上
下乾坤之故物也若不滯于君子建中之功然于三才明為五德莫不謂成位乎其中
者之有其人不可也以年以見動物之常理也若不滯于君子道和之方然至于民不天孔
勿無流庸謂其友對其庸者之有其人不可也皆其理始也天以此理而賦于吾人其然
也吾人以此理而贊乎天地

右第二章思道所傳意以立言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也其意體備於

已而不可離也夫言者實察之極也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也中和也

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慎獨以而充其浩然之善也大本之中

所謂一篤之體要身也其下章盡之思引孔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此章字數不多而

所不盡至善畢引而伸之不止下十章之類是為全書之宗

仲尼之言此見中庸之道關係人品上節感其成誠

而平定之也中庸之道關係人品上節感其成誠

中庸也此二句非贊譽中唯君子為能體之也

也中庸也此二句非贊譽中唯君子為能體之也

不勝俾向也動焉而不勝也

及也中庸之關於人品如此

勉皆是君子臣弟友體也

室室民之靈而日用飲食事皆由民為其

夫但此節只覺分兩儀大六界未嘗覺到工夫

而不得是此而無之何所不至矣未忘乎歸助道自所依于念之際而習焉此而罪之不可復爾矣偏至直向特出律法妄行謂戒謹恐懼之由繁以較而全以歸而夫一得一人得在焉學道人不可不學也

右第二章 此下士皆論中庸以獲身之義也雖不為常意建指本也總和言庸者

游已以惟德是則自中知以德行是則自中肯是惟德也庸者德也義

此承上章言中庸不惟小人反之即民亦歸能也至其離能之故下章明之又其意也有趨下之意凡上下相承之際宜於子思引進而後補出勿入夫子口中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遠則矣中不及則末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也世教衰不與行故鮮能久矣矣
論語語其則但子思申欲明有欲則德字而
曾能矣為下矣豈但小人反中庸哉子曰天下太過者可損不及者可益皆非其至也惟許多能字作引中庸之道天理之準人心之則其至矣乎但修德之教既無無論在上在下之人拘於氣稟固於習俗鮮能達之極而知此中庸執之固而行之此中庸則景景可以過中庸亦已久矣觀子之言聖固不可入於小人又可安於凡民哉不及言過傷善至字在凡至精至妙不可幾及則人本難能何用唯聖賢自中庸之德至當不可移易至善不

可增減入人宜奉為應舉按物之海其字平字贊動只合當能意能兼知行詳字宜細下宜過不及故爾勿疑解能兼上下世教衰見上之人猶能不行行見下之人則能行且聖民助入也不更見百姓上求小人不求思不台然越久則能趨下勢必出鮮能而無復有能久則既細宜復將可轉不能以為能一矣字感憤中寓高望之神誠復既嘗親嘗之民矣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則知也今則誠與知紛然而出雖有不識不知者亦不得而安其安命之情而帝則矣由隱乎此自帝降而後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又嘗觀王者之民矣曰無偏無陂王道之義何備如也今則偏陂險阻然而趨雖有無偏無陂言亦不得而崇其性命之正而王義矣田疇乎此自王降而後已然其所由來者遠矣

右第三章

中庸之章全承上言民之難能以其氣稟有偏而弊在不察也二稱相承說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知之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有過之不及者

不及也知者之知去澤道其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字對下女知者實不宣過不及則主理之與而失其節也知者知之過也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知不

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自著及行又不知所以知此道所以蒙不明也

中庸何以鮮能也子曰道本流行於天下困人不行道而道之流行者亦其故我知之也蓋知者喜知人之所難知者又不知知不即安樂其行乎此中道之所以不能不行也道本著明於天下困人不明道而道之著明者亦顯其妙我又知之矣蓋賢者之知此道行之所難行不肖者又不能行不行則安樂其知乎此中道之所以不能不明也
不即由於失守守字中守字人請方與下文誠意不行是樂意不明是晦道不行不明本若說意道不流行於天下不著明於天下也然絕困人不夫行進知知者故爾段段以我知句折者 知為賢不肖且就生要說知屬實屬不明屬虛不自自履不行是而必交互其於必知之真而後行之至知人須認得是路方健能若若去行亦必行之至而後知之明如人須行過這路方終認得極真 條經知者之所知原齊雖而不可行他亦只與其得與得與不理會去做賢者之所行原怪異而不可知他亦只說不須明但覺道守得定則善於下自是知所以行不肖者自下自是不求所以知李安溪道之原于天者未嘗亡而其人在人則有時而或忘此蓋氣之屬而非理之為也然亦善之過而非性之過也我思世多感也人各化其生質俗尚之偏此平康正直之德所以行也乃夫王澤之竭也則自棄于天下至正之德此時其至善之弊所由深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 人身察 雖不知味亦何嘗離 飲食人自失之一自字可與身

有過不及之弊其所所以過不及者亦由不能細心體之耳夫入不能體道猶不能離

人不在首 此又申說過不及之由人即知覺賢不肖莫不學見人人皆然賢能不見無外也慈夫 一人能然有怪歎恐有疑官亦有期望意兩也字神味無窮 合詞此正如詩之比體欲飲食即是請日用該味即是諸道正意上于事後補出或謂或過於者多而夫其宜或傷於似過而欠其正或性偏而非所同嗜或猶然而過求奇珍其中亦有過不及之弊離中子原本天命者氣質之性凡習氣賢不肖無能悉合于道而自至于中而實比氣質習學問之功則習氣賢不肖皆可求端于知而漸近于道蓋中庸之道一飲食也中庸之道之至一飲食之味也察之而味在是矣方望天下事未有與世之人共由焉而不味其所以然之故者也蓋以其御至也而不思以其固然也而相習故終身未嘗與之離而一日未嘗與之合者天下之公患也 凡得與食之頭然形迹間看人猶敬乎心而習氣習氣大味則知之而知是以依其不知而亦如是則飲食而人因忽之曰是安有不知者耶怪其浮而不相人也凡事與物為人所不慮見者入或以為異而求通焉若夫味則蓋飲食之人皆不能直知而凡飲食之人皆不略有所知而入且信之曰子既已知之無怪其愚而無所待也

右第四章

莫善 此承上章雖能知來不能知則不能行矣故又言此以起下章見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

子曰莫行矣夫音 由不設不行因知則以敷道不 道之不行由於知者過之愚

人之所當行與其所能行也乃非矣之過則不及道其行較明不則求說 者不及矣子曰中庸之道固

不行矣夫觀子之自然則知之何以明之而後可行也本歎人不行道知說道其不行其

其不行者固不得辭其責者在○章句體貼字去字然有感道道豈有不行

作中庸之意以聯終則後意勿入夫子口中

右第五章 此章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此章上章見必知舜之知而後道可行也或問問 舜其章舜隱陽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不及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問而後察焉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其中於是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選言者遠之意猶必察焉其無過焉

知字重 猶字則意然於其長未善者則隱而不存其善者則揚而不隱其廣 能光明不

又如此廣入此明隱揚兩而都 則大執不樂告以善哉有似不必依新安分時 則大執不樂告以善哉有似不必依新安分時

有兩端如小大厚薄類於善中取隱則所餘 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

其擇之善而行之善執兩惟精也精故擇之善 然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非

大知何用中惟一也一故行之至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由不明或不行然則惟大知而後道可

以能之 其耳目則聰明有眼或自悟其心思即容智有窮無以成其大也以此言舜其大知也與第

其耳目則聰明有眼或自悟其心思即容智有窮無以成其大也以此言舜其大知也與第

察則深遠可知察之而其言之隱者則隱之言之善者則精之善有善無惡者人之性既善

其真子問察之際見善不見惡者聖之心並忘其機子問察之餘類大光明又如此豈然同

一善也衆論不同有兩端蓋舜則執持而擇之雖擇善於惡之中者其擇較易舜則不怨其

易而擇善於惡之中者其擇較難舜則不惟其難及擇其中而得其中途用之於民然則

論舜者所以為舜者文明天下莫及也豈知不自用而言是言謂大知宜會不自用意

取諸人乃如此子觀此言人欲行道亦如大舜可矣濶然中閑節節皆有大有知本領在

閱察實兩好字見舜精神總然莫非不自足之誠心適言持舉問中所得最近之言非指

人性之謂道深後只問高情言語真非善理經詮集經真善每助位初有詢于國古迷四

德之詔技而百揆共工象秩外官必曠咨十舜臣此可見其好問也又通論五道一說求

賢才則讓五誅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聖政諄之說使天下得盡其言此可見其好察也

害也彼自以為無害也。蓋其習以與天下角而勝也。曰子質矣。莫則馳而細語。嗚呼。中而莫知。彼為勝有。應也。彼自以為非。禍故也。下予知。主義理言。妙語之。比體上段引起下段。中庸事功之理。言擇字。勿誤。大深。看其於中庸也。不過形迹之見。偶合之。識。說得。到。酌。遷。便。去。行。暗。通。行。字。亦。能。稱。月。守。見。得。行。不。久。復。失。之。於。過。與。不。及。也。失。之。於。過。不。及。通。不。行。矣。何。以。能。勝。大。旨。如。此。

有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同。勉。固。不。明。故。不。能。守。是。本。道。固。不。能。守。其。明。

要着 是起下章。意便見明道必依行道之人。此承上章見必知回之能守。然後為真知也。或問擇字。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非下肖者之不及。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中庸。而善於守之。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魯。季。持之貌。服膺。看。肩。背。奉。持。而。蓄。之。心。覺。之。聞。言。能。守。也。顯。之。燕。其。知。之。故。能。能。守。也。

此真知二字是擇。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然後道可明也。子曰。中庸之理。必輝煌而後守。固斯見。擇。精。者。皆。以。此。謂。明。其。為。人。也。則。事。務。接。接。之。際。合。敬。若。理。必。輝。煌。而。後。守。固。斯。見。擇。精。者。皆。以。此。謂。明。其。為。人。也。則。事。務。接。接。之。際。合。敬。若。以。求。中。道。每。得。中。道。之。至。善。隨。隨。隨。隨。而。隨。得。得。而。隨。台。見。見。節。而。服。膺。弗。失。於。心。動。

而服膺則弗失於事。猶拳拳然回之為一。守一。覺須從擇。備注。守上通節。語氣。延下。人如此。夫豈能守而不能守者。可也。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為人員全節也。下拖。下。下。面。只。完。得。一。個。為。人。至。切。至。便。是。回。本。領。下。擇。守。然。不。引。此。中。庸。之。理。在。一。心。本。反。之。亦。白。足。中。庸。之。用。在。天。下。必。擇。之。而。後。擇。擇。字。者。得。回。本。明。容。就。辨。其。自。知。在。先。過。精。事。物。又。隨。處。講。習。有。隨。擇。自。引。及。幾。微。不。使。少。有。差。亂。行。決。擇。其。疑。似。未。嘗。稍。出。於。後。如。此。說。乃。則。而。自。彰。彰。之。外。不。同。自。其。至。當。言。之。曰。中。庸。自。其。至。精。言。之。曰。善。一。字。適。象。之。說。神。成。功。則。動。善。看。備。注。用。功。即。一。得。足。珍。但。此。句。在。上。下。交。接。不。通。精。神。全。注。下。句。則。子。然。然。至。善。之。理。光。寒。于。兩。間。而。百。處。不。如。一。是。回。之。得。不。由。非。而。初。之。機。也。事。然。皆。善。之。理。消。長。在。幾。希。而。百。微。不。如。一。善。回。之。得。亦。由。克。而。復。之。象。也。一。則。字。亦。須。看。眼。右。得。而。守。不。敢。或。緩。是。急。要。守。得。皆。守。不。敢。有。遺。是。象。括。語。一。義。首。歸。在。則。字。中。拳。拳。服。膺。俱。是。身。上。用。字。眼。皆。是。身。體。也。備。注。此。不。是。勉。強。把。持。是。假。工夫。夫。人。心。此。心。時。刻。操。存。口。不。放。他。走。失。漏。察。功。功。即。此。夫。於。過。與。不。及。非。禮。勿。視。禮。言。動。是。其。微。也。既。微。二。說。是。其。微。原。亦。在。真。知。上。蓋。能。行。者。必。能。明。也。備。注。錄。錄。明。回。是。真。能。知。味。者。

右第二章 此直言仁之事。我朱子云。天知是行。底。多。擇。守。意。是。知。底。實。多。大。知。分。明。說。知。如。何。是。行。謂。如。錄。之。知。方。謂。之。仁。也。能。守。分。明。說。行。如。何。是。知。謂。如。回。

至下章 此亦承上起下之詞。言知仁必如舜。回。若知不如舜。仁不如回。中庸便不可能所。當以勇。誠。之。也。故。必。如。天。子。所。言。而。舜。好。有。以。勝。其。入。欲。之。私。

子曰天下國家易也易言辭也白刃可蹈也中虛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身

之事分意二句均可知仁不可蹈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察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因其天資之近微而用人力以於中庸雖若易然非義精知仁孰能

無二毫入欲暗指私者不能及也義不精則內蔽於理仁不熟則外奪於欲三者

雖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難能也道必如斯之知而後行必如斯之仁而後可

有中難能之至理如入下國家不易巧也中庸未易解也白刃未易蹈也然又謂難與不當而

但求其可則亦何不可之有惟中庸似平其易然非義精者不能守非仁者不能履分明故三

民之所以難能也然皆從曉其不能乎中庸之難能於天下曰天下無難事惟其易而

易所以難能也然皆從曉其不能乎中庸之難能於天下曰天下無難事惟其易而

好處便是中庸聖人處三事一處氣力意見欲成故曰可居中庸之理氣力意見即者今

右第廿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氣經地中而出之從容於定之中而恰如也斯其德修積素矣且大智而藏之以顯大仁而

致之無各太勇而守之若怯利害得狹狐夫日用飲食之而面其如也斯其得力者遠矣

知仁勇乎服止可于後路我出勿入夫子口中故稱成只就知行以論謂知之難敢其皆行

之難得地熱一私未淨即以累其本體之純一意少偏即以失其性命之正

子曰天下國家易也易言辭也白刃可蹈也中虛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身

之事分意二句均可知仁不可蹈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察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因其天資之近微而用人力以於中庸雖若易然非義精知仁孰能

正氣即身可會。本文三與字不是逐問正欲自衣身上體認。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房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巽順以誇人之不及也

不報無道謂橫道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忍謂得

君子之道也只言其近理何謂南方之強其所隨者一惟含容巽順以誦人之不及其

是南方之強也南方地也其人稟地之氣南方水國其人成水弱之質故寬柔不報如此

也然與其過於能物無事過於容物與其失於太薄無事失於太厚故忠厚之君子大抵以

其道自與道相反是不拒乎人柔與峻相反是不強所從無道是一時非禮不必說到

虛云德若之仇寬柔與峻峻性寬不同不報與北而不校不同不論人之善惡以一

解教不問施之當否只一味受總要為他一段柔弱氣象但能忍人所不能忍却以此勝

人所謂柔能摧剛靜能制動故亦云強玩一也字是指點語義雖遠託之乎聖賢容忍之說

以善其身其也若谷來而真之拒也其止也如山處而莫之移也而其國退然居天下

之德矣游之乎人世壯剛之聲而潛制其命與之為嬰為其木不足受我之軌也視之猶

禽獸為其不足與我相較也而我乃岸然居天下之先矣節士起凡人之力兩有所敵則

必無以相屈計真若以不報屈之彼方揆其銳奮之力以我為必不能受而我夷然受之使

之無所逞其怒而彼無以屈我矣而我已不啻屈之矣凡人之氣輕有所挫則必不能以相

迫自處下節亦勢

勝計真若以不報勝之彼方負其剛銳之氣以為我必不能容而我淡然容之使知我之百

折不因而彼無以勝我矣而我已不啻勝之矣未可謂新詞君子之言勿謂皆之謂以其

道自處下節亦勢

在命其類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房之臥席曰衽視金革金戈兵之屬用以革

甲冑之屬新以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在類南方則揚其地多陽揚氣

地多陰陰氣福急何謂北方之強戈兵甲冑凶器也彼剛者不解甲冑而枕

故以剛強為強強者之事也戈雖以此戰鬥而死亦無厭其有樂此而不為疲者

北方之強也北方地高其人稟地高之氣北方山國其人成良山之質故金革不

厭如此也強者每以其事自處焉夫含忍非而之強果故非而之強又可想矣用字在

靈山巔之危不啻登天之道履薄之備不啻履卵之地在字之意如此死字勿泥非言其

必死是來自負如此不厭與不懼有別是深嗜篤好之意北方尚氣豈先勇於以喜

驅之易興也於仁義以猛驅之亦足成富強之習勿太說妄

敦君子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剛而強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居項洋倚偏著也善未

是此之聖大抵道止一中而盡於聖故民鮮能唯聖者能正所謂君子中庸

子曰素行慎思有述善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子曰素行慎思有述善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知仁勇之合德何如子曰天下權中為可為耳今有人深求隱微之理而不知人之所不能

而於素行有所弗為行其所當行而於行性又有所弗為矣

隱微之理而過為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中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善也

君依乎中庸遠其見知而不悔雖若能中庸雖

及此知對不能生處而然若遠其不見知而不悔不見知而悔則將生塗而

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難而從知者善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

已夫亦過不及非中也若夫君子所仰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

名而不悔夫能依則必不悔至不悔而愈見其依君子之為君子如此此章大賢以下所可

能也蓋君子也而聖人矣觀夫子之言舜之知在其中國之仁在其中由之強亦在其甲矣

君子中庸非此也依中庸節節即是知行無失過遠也其情承以前是知行無不及皆聖者

君之而何哉此當從心上看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行動焉

此當從心上看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行動焉君子中庸非此也依中庸節節即是知行無失過遠也其情承以前是知行無不及皆聖者

而感者雖無必求人矧之心而人不知未必不悔而自慊也或始於矧矧之不安或病于信

道之不篤而于道切矣矣薛方出天下有以當知者焉不外吾之吾也也于其依中庸以

為外而凡其所知者易則易知天下有聖者行若焉不外于吾之良能也于其依中庸以為

行而凡其所行有簡則易也 雖世不是避世避者必隱隱者不必隱蓋君子有中庸之德

世自與之相遠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用得故曰 雖世則不見知無所隱一說雖世是身

遠不見知非名亦涉此亦可情一說 悔者以其前此所為無以致人知而欲改之也須

得細有些意思便是字亦其自自然非有心去把持深陽不悔與有別處蓋已而非

人悔若何人而忘已不悔自反之至不悔自信之至兩勉雖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 不見

知不悔正見其依中庸之至兩句劃開不得 與處聖是知人於神故能依中庸而不悔所

知行確於化故能依中庸而不悔所行唯聖者能只道避上兩君子須於推崇上高引進意

金正而居不易不戒之也身不享利見之吉而進退存亡之悔毫無所懼其心不知者以為

聖人之躬也而實則聖人之通堅不怨不尤之志有以養德定之天而聰明聖知之用亦無

所見其功不知者以為聖人之高也而實則見聖人之大朝水谷人之獨能者君子弗能人

之其能者君子必能而君子之所能人必不能人之所不能者君子可能人之能者君子

盡能而君子之所能無異能惟聖者能之而已章句知仁勇字限宜渾

附論有以一支中許多能字內則第二章言君子中庸第三章接說中庸其至即以民鮮

有第十二章 子思引去子之言以明尊之義有止此益此篇大有以知仁勇三達

德為入道之門此只虛舍大意其字而未察下方詳之故於簞豆即以天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知也

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見第二十章

費隱章此第二支之首言道無不在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首節總言

君子之道微而隱費隱章君子之道微而隱費隱章

隱是道必有能知能行之德乃可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論知仁勇即以費隱隱之
費隱章此第二支之首言道無不在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首節總言
君子之道微而隱君子之道微而隱費隱章
費隱章此第二支之首言道無不在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首節總言
君子之道微而隱君子之道微而隱費隱章

命之性乃費而隱矣道如足體道之功亦如是由博而約先博而後約也

夫婦之屬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矣婦之不可可以能行費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君子語天下莫能

破焉與去破焉與去破焉與去破焉與去

聖人不知能聖人不知能聖人不知能聖人不知能

天地猶有憾天地猶有憾天地猶有憾天地猶有憾

能勿斯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能勿斯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

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不知知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明禮於老聃

於弟子於弟子於弟子於弟子

成物不能生以此是德也成物不能生以此是德也

以報施言與神似也以報施言與神似也

二十

中庸

費隱章

君子之道微而隱

費隱章

其中矣蓋謂道者不過知能兩端使天下而有遺知遺能也則近之而有未周使天下而有全知全能也則遠之而或有所遺乃今觀之夫婦至愚也而道不以愚而或遺故率其良知而道在矣及其至雖以上智之聖而聞見或有所拘是聖人雖能知夫婦之所不及知而亦不能盡道以為知也道固包乎知之外也夫婦不肖也而道不以不肖而或遺故率其良知而道在矣及其至雖以默成之聖而時勢或有所限是聖人能行夫婦之所不及行而亦不能盡道以為能也道固包乎能之外也豈獨聖人哉以物觀天地天地亦至矣道言無字不該而以道觀天地天地亦面于物也人或不能無憾是易知若化工而猶未免于生成之偏也又况乎聖人之知也簡能若化工而猶未免于氣運之過也又况乎聖人之能也故君子之道自其大者言之則道已無不存天下之物更無有出道之外而能越道者焉自其小者言之則道已無不體天下之物更無有入道之內而能破道者焉道何貴哉而道可思矣

○蒙以爲利字說不盡只下面說個愚不肖上面摘個聖人天地大處說個尊載小處說個卑卑而道已無不該 夫婦舉聖人類言聖人與愚不肖對不與夫婦對聖人亦夫婦中人但不必財若聖人恐碍下邊端夫婦句與知與能指自然之良知良能說 兩及其字將與知能行之非至作一轉按至字章句善個全體二字最妙是聖道之盡頭善若作理之備微聖人豈有不知不能深理處夫婦之所知者各具之明也聖人之所不知者全體之智也惟其各具也夫婦之所以同于聖人惟其全體也道之所以不盡于聖人也知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下無全知而斯道之妙蓋有越于知識之外者矣夫婦之所能者本原之同也聖人之所不能者大用之備也惟其同也可以盡道于夫婦惟其備也不可以盡備

子聖人也行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下無全能而斯道之神善有出于形骸之表者矣天地句又從聖人更推上一層天主化育言勿指形體憾是不滿足意不再言死聖兼天地之常天地之遠言天地猶有憾而道獨無憾則益見其寬容許國是雖天地之造物本出于無私也而人各以其私望之則俯仰之際殆難以懷天下之情是雖天地之造物本出于無私也而人各以其心求之則怨怒之餘殆難以慰天下之願傷若士感生乎所不足而積形積氣常有不足之嘆德生乎所不正而極備極無時有不正之累父子神化本無方而形氣則有礙也天地所以不免于憾也然足陰陽之偶錯非太極之有虧也道所以不與天地同歸于憊也政治之乖也而得散之極亦與之俱應矣茫茫宇宙既虛之以人事復苦之以天行天地何無主而聽人之轉移乎蓋道既形而為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郭郭而不能禁其志氣之交動也禮樂之興也而妖孽之象或為之先兆矣哀哀下民不子以長治之休更巧成其陰謀之會天地何有主而聽成其厄運乎蓋道既散而為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乖賊而不能禁其治亂之循環也愚不肖內便舍一小字聖人天地內便舍一大字故字即頂上贊之 語大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也何義門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小也小言之則冬溫夏凜六言是則通神明光四海莫非道也 大者全體之統就無限量虛言小者全體之分就無滲漏處言 載是其綱在宥意如水能載舟以木更大於舟也今道雖聖人天地不能盡是天下無更大於道可知破是乘其間意萬物皆道使其中或留纖悉間隙便可破今愚不肖皆得與於道是道無微不入中間並無三子隔斷說萬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至于道運載者與所載者破者與所破者無非道也兩能

君子之道遠乎夫婦及其事也察乎天地結支造端夫婦皆不自與知能行及語小

慎及語大行結支君子之道言其遠端則自夫婦去婦之愚與知是道之明者見端
窮節隨帶結支於此夫婦之不自與能是道之行者見端於此也言其極至則察乎天地聖
人不盡知能其充於天地之中何如也天地雖有所憾其包乎天地之外可謂也無在非道
則不但愚不自不但聖人天地不但無無往不測淪布濩磅礴示周可知已矣費何如哉
然究竟無聲而無臭則此節夫婦天地明結聖人窮節暗結結支端字與至字對造字與察
莫非善即真非偽矣結支字對造察俱非用力字察即上下察之察和彼合大小言此專指
大言 其字指道夫婦是道之端而非其至也及其之亦察承上句轉攝單於自居至若為
近也三極大中之知于此涵其涵其俱隨不為粗也一義新合之理于此歸其於於 上言
天地有憾指化育此天地是察字借徑其是即為盡境謂上之境極于天下之境極于地
也 辭語上面知就道理攤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描顯則此結將上面言語不能
到處一齊歸神完密其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是地然皆就道體上說體
道工夫須于結上文後補之真自然以人之體道而不能盡道也舉而歸之聖人乃求之知
而知有窮求之能而能有窮焉然後知宇宙之內有聖人所不至之處無窮所不至之處其
充塞而無間者皆其蕃變而曰陳者也抑以聖人之備道而不能窮道也舉而歸之天地乃
言乎天地之大則猶有憾言乎道之大則莫能窮焉然後知上下之間天地有不足于道之
處而道無不足于天地之處其至隨而不窮者皆其極盛而難窮者也論道之極至即天地

亦道之所察而察乎天地之內者可知也即天地亦道所察之一端而察乎天地之明者更
何限也董子曰惟其遠端乎夫婦故識其端而不道庸行有君子所以遠道也惟其至察
乎天地故悉其量而必臻位育者君子所以宏造化也結支濼參天節提出夫婦二字慮不肖
就中抽出最下者言上之以至于聖人其為天倡隨隨一也推其極則陰陽妙合細垢化醇
天地亦離此理不得故章末更對舉以括中間

有第十二章之意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雖引孔子之言以明

之此下八章之綱也說個費而隨道自不可離故
下章既唱道不遠人後卻就人身說體道之功

不遠人言此述孔子言遠之不遠以明費之小也緊要在道不遠人一句在裏面夫子因論
道不遠人而言治人之不可遠人以為道又思入己之間隔只是私意未忘故又
說想道不遠忽又想到自己身上見人之盡道却難必如君子乃可謂盡不遠人以為
道之事有上節並不會先有下節只是逐漸生出來中庸子道者本于天性之自然不遠
于人之心也順乎事物之當然不遠于人之身也君子明道以治人以人心之道治之使自
得其心而止以人身之道治之使自其身而止人心之道管子忠恕而見于入己之交人
身之道統于言行而著于子臣弟友之職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結支道者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故常不遠於人。惟是人人有底。若為道者其車近以為不足為。兼知而反務為遠難。

行之事。在內。則非所以為道。道者其小何如。子曰率性之謂道。固眾人之所能知。而非其言。實難於眾人之所能行。而非其難。危峻阻遠於人。

者也。苟人之為道。厚其車近而遠於人。以為知所素者。即謂之。上意。道字包得。此照隱而不謂之。道遠於人。以為行所行者。怪即謂之怪。而不謂之道。此止就人生性情上說。須將人字重讀。不遠字便透。句以知能分。則道即易知。簡能之道。不遠人。以道存身上。盡人皆與知與能也。首人字。重第三個人字。皆指身。言惟中間人字。是孝道之人。上為字。重兼知行。下為字。輕當謂字。看索隱者。欲知所難知。已失。勿列之。理。行怪者。欲能所難能。即非簡能之天。何可謂之道。

詩幽風伐柯之篇。東人喜得見。柯。斧柄。周礼柯長三尺。則法也。既和視也。斧之柯也。視正視。分着觀而字之字。可見。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詩幽風伐柯之篇。東人喜得見。柯。斧柄。周礼柯長三尺。則法也。既和視也。斧之柯也。視正視。分着觀而字之字。可見。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故君子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不能改。即止。不遠。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是也。此眾字作人人解。蓋以人易。易道者。人之所以為則者也。詩云伐柯者。即往柯為新柯之則。因不遠也。然而自吾而從。論則執此柯。以伐彼柯。自伐柯者。邪自以視之所執者。一柯所伐者。一柯不遠中。猶遠故君子以為柯之。則有彼此之別。人之則無彼此之外。其治人也。初非分在我所有以治之也。亦非取四旁。可以治之也。人有耳目。即有聰明。以其人聰明。還其人之耳目。人有貌言。即有恭從。以其人恭從。還治其人之言貌。未改其不善。則不容苟且。既改於善。善又不容苟求。由是以一事之治。所一事之改。以逐節之治。希逐節之改。而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矣。然則人之則不在人。之。約。有。道。不。遠。人。故。人。人。合。下。有。此。當。行。之。則。治。之。者。正。不。煩。遠。外。而。治。人。之。道。不。遠。矣。人。也。若。分。立。桂。子。謂。此。節。以。治。人。言。則。先。人。後。已。其。序。矣。伐。柯。二。句。詩。論。執。柯。三。句。釋。語。猶。遠。不。足。為。人。許。論。乃。伐。柯。者。自。家。心。目。中。見。得。既。所。執。如。此。視。所。伐。如。彼。執。不。遠。看。出。猶。遠。是。引。起。道。在。人。身。乃。真。不。遠。隨。爾。步。視。彼。柯。失。此。柯。視。此。柯。失。彼。柯。一。柯。在。手。而。兩。柯。在。心。視。其。執。無。手。伐。手。傳。伐。無。頭。于。執。一。柯。在。心。而。兩。柯。在。目。是。其。道。也。即。列。于。不。遠。方。察。猶。視。而。實。其。則。實。身。本。有。不。相。似。者。矣。比。擬。而。求。其。合。則。斯。時。仍。有。不。甚。合。者。矣。一。惟。道。不。遠。故。君子。治。人。亦。不。遠。人。以。為。道。治。人。主。教。人。說。治。字。亦。繫。即。知。行。歸。震。川。求。人。于。人。之。內。而。倫。道。之。教。要。約。而。不。煩。不。求。于。其。人。之。外。而。天命。

故君子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不能改。即止。不遠。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是也。此眾字作人人解。蓋以人易。易道者。人之所以為則者也。詩云伐柯者。即往柯為新柯之則。因不遠也。然而自吾而從。論則執此柯。以伐彼柯。自伐柯者。邪自以視之所執者。一柯所伐者。一柯不遠中。猶遠故君子以為柯之。則有彼此之別。人之則無彼此之外。其治人也。初非分在我所有以治之也。亦非取四旁。可以治之也。人有耳目。即有聰明。以其人聰明。還其人之耳目。人有貌言。即有恭從。以其人恭從。還治其人之言貌。未改其不善。則不容苟且。既改於善。善又不容苟求。由是以一事之治。所一事之改。以逐節之治。希逐節之改。而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矣。然則人之則不在人。之。約。有。道。不。遠。人。故。人。人。合。下。有。此。當。行。之。則。治。之。者。正。不。煩。遠。外。而。治。人。之。道。不。遠。矣。人。也。若。分。立。桂。子。謂。此。節。以。治。人。言。則。先。人。後。已。其。序。矣。伐。柯。二。句。詩。論。執。柯。三。句。釋。語。猶。遠。不。足。為。人。許。論。乃。伐。柯。者。自。家。心。目。中。見。得。既。所。執。如。此。視。所。伐。如。彼。執。不。遠。看。出。猶。遠。是。引。起。道。在。人。身。乃。真。不。遠。隨。爾。步。視。彼。柯。失。此。柯。視。此。柯。失。彼。柯。一。柯。在。手。而。兩。柯。在。心。視。其。執。無。手。伐。手。傳。伐。無。頭。于。執。一。柯。在。心。而。兩。柯。在。目。是。其。道。也。即。列。于。不。遠。方。察。猶。視。而。實。其。則。實。身。本。有。不。相。似。者。矣。比。擬。而。求。其。合。則。斯。時。仍。有。不。甚。合。者。矣。一。惟。道。不。遠。故。君子。治。人。亦。不。遠。人。以。為。道。治。人。主。教。人。說。治。字。亦。繫。即。知。行。歸。震。川。求。人。于。人。之。內。而。倫。道。之。教。要。約。而。不。煩。不。求。于。其。人。之。外。而。天命。

故君子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不能改。即止。不遠。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是也。此眾字作人人解。蓋以人易。易道者。人之所以為則者也。詩云伐柯者。即往柯為新柯之則。因不遠也。然而自吾而從。論則執此柯。以伐彼柯。自伐柯者。邪自以視之所執者。一柯所伐者。一柯不遠中。猶遠故君子以為柯之。則有彼此之別。人之則無彼此之外。其治人也。初非分在我所有以治之也。亦非取四旁。可以治之也。人有耳目。即有聰明。以其人聰明。還其人之耳目。人有貌言。即有恭從。以其人恭從。還治其人之言貌。未改其不善。則不容苟且。既改於善。善又不容苟求。由是以一事之治。所一事之改。以逐節之治。希逐節之改。而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矣。然則人之則不在人。之。約。有。道。不。遠。人。故。人。人。合。下。有。此。當。行。之。則。治。之。者。正。不。煩。遠。外。而。治。人。之。道。不。遠。矣。人。也。若。分。立。桂。子。謂。此。節。以。治。人。言。則。先。人。後。已。其。序。矣。伐。柯。二。句。詩。論。執。柯。三。句。釋。語。猶。遠。不。足。為。人。許。論。乃。伐。柯。者。自。家。心。目。中。見。得。既。所。執。如。此。視。所。伐。如。彼。執。不。遠。看。出。猶。遠。是。引。起。道。在。人。身。乃。真。不。遠。隨。爾。步。視。彼。柯。失。此。柯。視。此。柯。失。彼。柯。一。柯。在。手。而。兩。柯。在。心。視。其。執。無。手。伐。手。傳。伐。無。頭。于。執。一。柯。在。心。而。兩。柯。在。目。是。其。道。也。即。列。于。不。遠。方。察。猶。視。而。實。其。則。實。身。本。有。不。相。似。者。矣。比。擬。而。求。其。合。則。斯。時。仍。有。不。甚。合。者。矣。一。惟。道。不。遠。故。君子。治。人。亦。不。遠。人。以。為。道。治。人。主。教。人。說。治。字。亦。繫。即。知。行。歸。震。川。求。人。于。人。之。內。而。倫。道。之。教。要。約。而。不。煩。不。求。于。其。人。之。外。而。天命。

之性易簡而理得難言也。彼雖放佚未嘗失此人而即此窮高極遠亦非能離此人雖有明聖亦惟盡此人而後即改心易慮亦不過還此入。聰明遠紹焉得其入因稱之入既焉失其身猶在大道皆得乎其存其形保父母之身亡其所以形重天地之心復其亡也治其存則因其多欲致而好道因其多畏改而開知難復至愚而形體尚存聖賢未嘗離乎其質。備中子其人本合五道而德然離之則形色盡具而靈真不存吾誠以他人之道投之孰有不相入者第會遇其德得之而君子之類已異其人矣全乎道而積漸缺之則歲月浸深而神明益薄皆即以吾身之道爭之愛有真能助者第有無傷其誠受之分而君子之教已神。改字勿輕看是知行已不爽其則不過其助也而止不是勢從此止却為他所知所行常在規矩之中便是無可增減。郝京山改而又治彼乘是而惑于星守密之隱矣故止者決之之方也改而不止彼乘是而懼于是乎逃之怪矣故止者安之之術也。張天二引詩只是申明道不遠人一句兩人字從兩柯字而生柯有兩柄人無一人即治人以見道之至近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事在哀公二十七年言此至彼相去不遠非真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

事在哀公二十七年

言此至彼相去不遠非真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

事在哀公二十七年

言此至彼相去不遠非真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

事在哀公二十七年

言此至彼相去不遠非真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始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心為始推己及人為始達也如春秋傳齊鄭襲七邑道

不願者已安莫不願不施於人。忠恕推見道之

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仁矣故曰遠道不遠也忠恕之事何如人以不敬不愛之事施諸己已所不願也則以己度人而勿施此不敬不愛於人。

此恕也而忠寓於其間矣。

自盡則無己可推然心盡矣不能推以及人則心亦息不得盡故忠以立其體又恕以達其用然後待人接物不蔽於欲而得其道語類問忠恕即道如何不遠曰仁是也忠恕是學者事固勉錄忠恕之說者方是仁禮文樂道學乎夫命也而此亦不越乎夫理之常道率于人性也而此亦不離乎人心之正此忠恕之所以近道也蓋道不外于人已之交而情每通于欲惡之分故忠如著強之以非分固定心之所不願也則亦以此度之于人而不復逆于其施加之以不情固中心之所不悅也則亦以此度之于人而不復悖于其出讓雖嗔笑之道一元性命于以各正而以吾忠恕之心合諸天地鼓萬物而無憂之心則固有大小之別無于下之懸也聖之道一誠也應于以曲當而以吾忠恕之心合諸聖人順事而無情之

心裏固有難易之分無痛癢之判也。勸懲歸人心共此一道能恕則不遠乎人心者即不遠乎道矣。此語透便。與上兩節脈絡縈繞不絕。勿者禁止之詞亦是着力處。謂不欲勿協人之願惟道可以忘彼惡之心亦惟忠恕可以忘人之交亦惟忠恕可以恕所以此度已以此度人而忠恕無道。理由其為忠恕者以親道則忠恕此心道亦此心而道與亦安乎。子遠發仲達論忠恕緊要處。不遠入自然修入一貫章不得謂不欲勿施緊要以入於人自然移入於身。行章不得方望溪已之說。不欲而以加于人反之子心而有所不安耶。合之于道而有所不可者也。人雖至愚而于其所受病者知之必悉。故以此觀物則必猶人雖異體而於以道之同然者情自不殊。故推以應物則必順。○史氏已所語者勿施則已所然者自不容于不施矣。此意作確見忠恕便可至謂此節言不願勿施下節是推所願以施人然則子臣弟友不于自己本分事為施人而設也甚謬。勸懲錄上節始入下節自論都有忠恕道理在。

君之道者未能盡所求乎以事君未能盡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盡所求乎弟以事君未能盡所求乎先施之未能盡所求者庸長謹身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願言者胡不慍慍乎。子臣弟友四字總切求猶貴也道不遠入凡已之所以貴人者皆道

之所當然也故及之以自貴自備焉。四句結生

庸常也行者疑焉。行字作平聲字讀下下謹字對

者操其奇。王觀清曰。疑是子臣弟友如何有不德不足而勉則行盡力言有餘而訥則謹語

至不可言者不言即可言者謹之至則言願行秀行之方則行願言慍慍言君子不可言者不言即可言者

之言行如此豈不慍慍乎。慍之也。之字指凡此皆不遠入以為道之舉。即見於言行上焉

遠人以張子所謂以貴人之言已則盡道是也然道雖不遠人而人之盡道正非易易

於我則一未能盡故所責于子之事父者如此。反求平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平己之事君者如此。反求平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平己之所以事此也。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平己之先施於朋友者未能如此也。然我之所未能者非皆君子之所已能者哉。以之臣弟友之道。雖之於身為庸德則踐其是而為行以子臣弟友之道。聞之於世為庸言則擇其可而必謹。愈行而愈覺其不足。愈覺其不足則愈行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愈謹而愈覺其有餘。愈覺其有餘則愈謹而有餘不敢盡。下敢盡而謹之又謹則言為而願其行矣。不敢不勉而行之。又行則行焉而願其言為虛者。身違言不虛。君子胡不慍慍焉。無一毫之浮偽乎。天子臣弟友當躬而

可見庸德庸言精進而無形者不遠人以微道之事我亦勉為君子而已觀子之言凡人已
言行之學至小者孰非道也年羹聖聖人方欲治人便覺自治處正多欲少方說推已備覺
那而謂道不費於其小耶自盡處處有未能忽然自歎自責一種望道未見之袖干戟而
下猶使人感發常思此節以治已明道之不遠全不見聖人意思矣道在人倫上論
即下子臣弟友也求其所以此求人但得於夫之所同然者望乎人耳君父兄尊於已
故言事朋友平等故言施曰先者是道自我始之意四未能各須向於求上助出知若事
父必如事君必如周公此我所求乎人者我即以此責人皆盡於己已未能如所求者之
委曲詳盡也先將所求得履天情微轉到未能方合聖人身分又要讓得極平常乃是不
遠入以為道之重其德古之君子雖有所不得于君父有所不諱于朋友而自諱之以至而
且止之以敬而且篤之以恭而且格之以禮况我于君父兄友處未有不可明言之故也若
之何責入賢而責己愚也古之君子雖有不可諱之子臣弟友處亦必不怨吾
生而諱吾不負天子而吾自念我同父而吾自願我同好况我之子臣弟友處亦必不怨吾
意所明也若之何待人重以周而待己輕以約也庸德以下耶君子說作一氣讀自覺意
在言外集解節言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個是君子在真教未能所以歷言教之終層教
想則未贊以君子原德特用倒裝法先往若移君子於庸德上便自了然而庸字勿得
逆讀之注說原言勸德言一本於庸正不遠入以為道也之行之講說竟定兩字論二
之字方現得出謂人不屑預言君子正在此處着力有所不足四句即上兩句工夫而
若知勉意是字有雙字須認得細馬分中欠一分便是不足增一分便是有餘向宗定有

餘亦不可作定看是也心上見得如此至極真至苦至切刻求分作之前一箇省而習取
之多過癮便可情其在此而不為行之之始履何存也不較更有然安便指氣理之教
一袖而數袖之餘意何能信為德德此而猶謙謙之初心安在也不較也不較不勉
勉而而已而足則終不敢知不敢說不盡焉而已而俯則安向出縱工言體行是言無一毫
有許行言是行無一絲不盡至正希罕口之地高下何定毀一青之當當而甘苦親者
則修詞不遠之則矣加之何勿顯顯元駁駁則不俾有所假公不較則無所不顯矣顯則念
當身不遠之則矣加之何勿顯顯元駁駁則不俾有所假公不較則無所不顯矣顯則念
顯于不足之中則顯顯者祥而經言際之必許祇存餘意不顯則有時而足顯則無時而
足也顯則息思藉其有德之隆即憤爾出語而從行時加語審仍覺多不蓋不顯則不見有
餘顯則無時不有餘也德已正指其相顯而贊之也德已訓嘉者有以焉顯豈定非行說
謂德位是錢無一毫變為德顯是身而論無一毫虛浮意氣又有以不分顯為更德者亦顯
從之此句實中微而願望之也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其所能者聖人所能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至隱存焉意故此

素信入丘 此言君子隨處盡道以明費之小也首節為綱中二節分承末二節全言以由明
之費隱言言道無上章方說到人身此章又就身所居之位一步緊一步

君素位而行不願其外謂猶是也言君子但見在所居之位而覺然為樂

慕其外之心也子思曰立言曰道隨位而變其道無物不有無所不然即虛古或欠缺

之道夫位其內非位則其外也尚位在此而宜樂彼彼在今日而憂君子是宜識有力

焉夫未求而得矣出言曰素位而行更著一其字正以位無一定不特人而已與則一已而

前後種種適則與時宜君子但因其見在者而行之也則思慮天下之所感者不一由君子

觀之莫不覺理吾身之所趨者不同由君子處之莫非實事是故終身經歷之六位也而道

無不在焉君子素其終身者行之一時感遇之迹位也而道無不在焉君子素其一時者行

之迹入其位自愛其行自當也其位自其行自一也行其不可行其不可行其當

行不行其不當行君子之於位如是焉已矣禮器禮器之物相加無不矢之下粹也而君子

一視之為固然夫固然者素也本非意中之期而若吾分內焉而其神暇矣惟暇則位之子

我甚智可以周詳于其間而無身矣凡境之適來無不忽之于仰也而君子一安之為當然

夫當然者素也本屬一旦之禮而若慮察身焉而其違亦坦矣惟坦則位之子我其真可以

委曲于其間而相證矣下其字就從位字生下非位則外類亦不但體求必有動念即是

觀之條無所為而為方足不懸此公私美利之辨但云無非分之求德機則思君子則為者

為之必至於夫忘者為之客產于未得世物之親視下既得也為之眷戀情離外者也天所

未欲入則未語雖一與之問不敢求勝于氣也道樞其心言其自負樂其之具而不必于

達達高世之節而不必于窮售矣數所示澁則未致也然之際不敢有性於造物也推

其心而真有時安常之心而不為感先感即受之才而不為感後者矣二句下始分辦本節

須合附看惟情神不散散於位中故心思其於位外張張風聲而位之出固有所養

節即是處外將來不居之位猶有所德度亦是顯列

素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素其位而行謂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素其位而行也



不盡則方寸虛矣夫萬事皆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曰行藏其意則變動焉正與自得
不相妨也蓋人謂其若遇可也乎不可也乎以為可也則則一日之間而變者有焉
以為不可也則雖畢生之內而恬然若有其心雖雖天之十境而常夫身任其中心
反欲出貴其則天下致理而入之遠焉君子則安上而後止以不則出者為入而人
乃安人之正始當夫身其中而心即歸于其中心是入之而後不復有已焉君子則
已大而物小正以趨乎其外者為入而其入而適其為居焉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得也君子猶復然以心之得無加于我之得也即或不必然然而若謂有以君子亦復
因之以自足然然而然而在向不任也君子之居適行亦也其為居焉而而而而而而而
賊賊若不為矣君子仍復然以心之得不足為不也則出者為入而形為悲
問似君子亦有不自得之時然則而憂在也也君子之居適行亦也其為居焉而而而而而而而

在位不墜在位不墜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上文而下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願其其也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致羣羣易侯命小行險微幸

登之適歸始行遠息歸始登意息歸歸之原以放乎四海為最者也然天

下必自國必自家必自身斷未有放踵而助至者譬如行遠必自適歸而言之非無日也以其履屨者言一原以峻極於不為量者也然希天心自聖希聖必自賢希賢必自卜斷未有能踰等而可介者計如登高此道字依或問在道理上說來道不外知行自知之始必自履屨而言之亦非無自也 既而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漸至於行之極此進之序宜在首句下補入方落得解如 境界不易到為遠地位不易及為高顯是日前顯是平地天下固無處不能遠里不能角之理亦無處之即遠與之則高之事非在兩必自而首方在行登上固無處不到極高極遠或首一問未達此未達處仍有高遠仍在卑顯遠處行登亦難極遠而懸想之則雖極天下之遠可以一時而至高而遙望之則雖極天下之高固可一躍而盡至行之登之則不以虛而以實必自跬步之間循循而達之必自尺寸之上財累而升之也又行之登之無時而可盡亦無時而自已向有所為高者今仍有所為高也向有所為高者今仍有所為遠也而所以今之高者遠者非彼向之高者遠者矣向之所為高者今仍有所為高也向之所為遠者今仍有所為遠也而所以今之高者遠者非彼向之高者遠者矣向之所為高者今仍有所為高也向之所為遠者今仍有所為遠也而所以今之高者遠者非彼向之高者遠者矣

詩書以谷如鼓瑟登出既為聲也爾美樂也亦音也皆也

常狹之痛 此指兄弟而言 鼓瑟和也氣亦合也亦樂也亦子孫也 亦音也皆也

賦本是因兄弟而作而篇末及於妻子 鄭氏注 賦本一事言之時常與白子二姓在好與夫人類則宗廟內宗之居亦必居於兄弟 又白而後居妻子故其合也如鼓瑟或言非一事之偏也由是而觀一門則宜爾家矣由是而觀爾家則樂爾美樂也之所云不可謂不切 詩書本固兄弟及妻子 鄭氏引來則以和妻子宜兄弟對言凡對言則義也 上句通也 句是虛妻子兄弟並道下二句細承是言其景象如此 如鼓瑟樂是好好之至和樂且鼓又不至既而後已俱際飛賦字可味使本無不為何既之足云惟其行不和不敏者而賦翁之修其和樂乃其莊嚴爾固人之由分而合者妻子也男女之初意固不相後而及乎此儼以修其身共之似總共之二姓之好百世之謀雖有不可復解之執故妻子不忠其不合也情思其合焉而不免于既但使爾門之內詭詐時聞而夫婦之道已若是必得隨有始知彼在何之物莫不靜好焉而後其文可解也此好合之說也入之由合而分者兄弟也長幼之初儀亦不絕而遂乎成人以後各謀其身各營其業其親之多寡其失之少誠有無可如何之助故兄弟惟其不合也尤恐其合焉而不過以文為使手足之感體相承則骨肉之愛已薄是必細察其已如鼓可飲之物不勝其感而後其思可全



也此既和之說也 (王) 已也 故器器之和之至也和樂且禮樂之極也而由是一門之內耶
世之和氣常感靡不耳也 世不和氣常感靡不耳也 世不和氣常感靡不耳也 世不和氣常感靡不耳也
于口

子曰父母其憂謂夫予謂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孝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樂
之矣 安樂二字 子忠引詩及此語以明行宜適登高日之之意 高昇遠邇也

是順字註 夫予謂此詩而贊之曰人子而妻子也於父母兄弟間於諸君也
意三字 曰妻子順兄弟順室家務不順父其順乎新子言也事子言也
逆者也父母其憂者也而世因而致其憂乎 三子也 氣感 歎 神 思 其 意 也 母
此既和也口 運 聲 氣 與 其 意 不 可 見 我 不 願 之 故 順 心 一 披 便 明 先 設 想 以 助 事 也
情順字 披 便 醒 醒 但 語 言 進 在 上 向 誰 說 夫 予 然 移 到 上 面 去 此 自 適 口 中 見 也 會
此意本之凡進道者有厚則氣感天下有相因之勢其所以不可至者有厚也
之機由其所可及而不可及者有別致之妙欲親心之願必手妻子兄弟則然之而道焉以
以法職為之即頭霄識人情感哀之私執怒行之父母而消融未淨則于此種敬儀必露
其後人情中則之宿宜口為我父母而精誠禮禮則惟痛毛謹神者覺多自覺中感六十五有
妻夫父母其憂其無家既有之而所憂者又不在于無家也子去房牖或止行其愛死而入月
之宜也 世之見未有兄弟父母其無助既有之而所憂者或即在子有也

同去或漸分為異形而又附視之德然首為一木之憂 王 居 人 日 於 父 母 之 側 百 求 順 而
本能今日日言見之謂有北忘外之機也而不其地也 日 與 子 兄 弟 所 以 順 視
而不得今日言見之謂有北忘外之機也而不其地也 日 與 子 兄 弟 所 以 順 視

百第十五

鬼神之為 此引天下論鬼神以明且不可離之理也 夫世設位鬼神于其中正道之大原
鬼神以証其誠 夫予謂此詩而贊之曰人子而妻子也於父母兄弟間於諸君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子曰子曰鬼神天也之功用而造化之也也 子曰子曰功用是論
往曰往月來者自來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也 物者若行氣求

伸便有個變也推之不以且指也為是也 必其能行是也 子曰子曰
氣之良能也 二氣於陽也良能也 二氣於陰也 陰陽
火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非有安排者 愚謂以一氣言 則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 以二氣言 陰陽流 則聖而仙者為神反而顯者為
屈其方伸者神之神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者伸其既屈者
伸之鬼其來於者鬼之神也 按老子道在二氣運三氣則張子已說通 其貨一物而已為

二氣於陽也良能也 二氣於陰也 陰陽
火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非有安排者 愚謂以一氣言 則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 以二氣言 陰陽流 則聖而仙者為神反而顯者為
屈其方伸者神之神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者伸其既屈者
伸之鬼其來於者鬼之神也 按老子道在二氣運三氣則張子已說通 其貨一物而已為

德猶性情效 須會猶言一乃是借入字以狀鬼神也其屈伸之求然者是性其屈伸之
效有此性情 必效善是情其屈伸之而造物生物者是功其屈伸之而物造物化者是
德有此功效 德之善貴既包大小則與知鬼神矣于曰本極之動靜互攝攝其靈動之鬼
便有此功效 屈伸之為德也至無形而至有至靈而至其對待流行之德盛矣平
屈伸德與神與心者所謂同被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喜怒哀樂無非鬼神天地所
以造化萬物者 此皆德之往來居備不日陰陽而曰鬼神者指其氣之清濁靈妙
德之也 為德者乃謂性情功效語類直而便是一氣之真能功於天地之功則原此
則真德所謂為德曰鬼神也 為鬼神者謂靈氣之神也 中於此處言氣上氣
感字從到待流行上看則張曉德一陰一陽之對待者大虛之氣而鬼神即其陽子陰王
遂而陰主閉性情之為也 一物一氣之互根者大極之機而鬼神乃其變從動靜而動則
有功於之為也是其為德也固不疑之顯在焉所以然者物無靈之機亦入道之往
屈伸所以相感乎相用出入之妙之氣之混闢無窮在也而無不皆也一机之流行
不息則為也而無不皆也其氣之混闢無窮在也而無不皆也一机之流行
非鬼神所在上彰其自有之神在乃衛口有此一莫此子曰兩字其謂神

視之而見之而聞之而思之而無形無聲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之所
日行而為物之始陰陽故物之終陰陽陽鬼神二字內都自有主觀清曰體物之智於體
日行而為物之始陰陽故物之終陰陽陽鬼神二字內都自有主觀清曰體物之智於體

往來 是其物之體物之所不能也其體物之所不能也其體物之所不能也其體物之所不能也

立若水則以見鬼神之盛也鬼神之體也鬼神之體也鬼神之體也鬼神之體也鬼神之體也
有祥然也鬼神之而來非問其來往也問其往來也問其往來也問其往來也問其往來也
不可得而遺夫鬼神也試問天其運乎孰能行是也其運乎孰能行是也其運乎孰能行是也
夜誰分其運乎孰能行是也其運乎孰能行是也其運乎孰能行是也其運乎孰能行是也
向影而包故於空者向影而包故於空者向影而包故於空者向影而包故於空者
得已即有遺難也 能自止即非陰陽之氣之也 德則德之則也 德則德之則也
問即體物也 夫體物於禮不自為其形也 而凡有物之物又曰 所非不可也
夫如外也 禮所以與物言物此自予 般不可與以物言物也 夫如外也 禮所以與物言物此自予
屈鬼神神為物之體即物所不能還而實只是二層非參初之非各物事物以之也 言則鬼
神 為造物之精英以事物之即鬼神即心之精氣也 內關言不得其此起義則後文亦字
其理是心一齊相相大土物不自為體看體之名使物動鬼神則無主鬼神則何此體則物
為能信鬼神則無能信鬼神則不能生而耳目鼻舌即鬼神不生則不能化而其
生者即神也 鬼神即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神音已無非鬼神之神之其領耳有待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而神也
就此德鬼神者又無非鬼神之神之矣 在靈靈看鬼神方有此物是靈體而鬼神既有此
物則鬼神又即在此物之中是散殊的鬼神

僕下之人齊盛以祇祀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右

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赫之意

人畏敬承三句而發見昭著如此

上為昭明為懷此百物之情也神之著也

謂人無不厚也然則開機獨則聞人豈勇不聞而鬼神

天神降洋洋乎知在上在左也

此而能物不遠也

見致美矣主於敬須知不重人

功在字不疑此不可為象乃後

在彼之謂精祭天地而以日月祀之謂六地

神上而居廟左右也在上出有在左右也

先左據其必在而後位以請之執在上執在左

不淡也水出也其作洋洋乎

前靈味而過之酒在上而左

其作洋洋乎首之句可備也

相連以事然高者有所以仰之

之名遂不實其昭著而祭則也

之右而發乎心之不能禁則疑我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而後世小人君子孝有二分德三小國威靈先朝後自以為孝不覺其數矣舜
 積此德德蓋國重聖人天子四海子光重下二句可例。禮言謂神而下世為魂其德
 之屬本是中才而享保若此其為神之故於益見光則後之遠方亦出五國者蓋禮
 家獨敬孝以來而舜因之則有祖廟無就廟而高曾祖廟以降月祭之而有四視此五廟之
 說也而禮家享其為立七廟者蓋禮家之推于盡制而舜自之則聖廟為於祖廟時時神為
 二視而敬康如世以遠理處之而為親廟此七廟之說也而禮之聖聖廟長祭聖人之于
 子孫也以為能之以利正其氣之以害不若現今日之天下而更置焉不使其子孫有隨免
 牛業之名人徒見虞舜之天下之人也而不知虞舜之子孫為虞舜之所不及抑聖人之
 子孫也以為能之以危不若虞之以安悔是今日之天下而更置焉不使其子孫有隨免
 亡自祭之感人徒見虞舜之虞舜不以已出而不知虞舜之子孫為虞舜之所不及抑聖人之
 當日論禮說之衣其則祖廟項而義所以引為人後者為其子之例至于時祭時享則曰
 祖廟而至祭壇靈式隨為端緒姓易位親亡蓋子孫世而二時即封猶不忘禮也夫則敬
 其人老不能薄于其親風俗之所 禮于百世也當日論禮說之大節則祭商均而傳商所
 以亦為天下尊不顧家之義至于方士投民則曰虞舜以至胡公是再封再祭則禮說齊明
 國器與于異姓而盛德再與終符大史之占受其人者必敬其有後子國禮厚之所以流
 尤丁奕世也 舜收舜之人孝末在德而兼隆上見亦因德而兼隆而也成世孝之大節中
 兼此二意○下二句有以德為聖人句作主皆是頭下生頭也且德大福乃入意在下方不
 宜預言

矣德得其位得其祿者必得其壽

雖然惟諸爾兼隆斯為大孝亦惟大孝而自諸爾兼隆故大 無可感 必得其大子之
 位而五典竟從不止位於司徒曰時效其徒位必其相也 德無可言之理必得九州
 之祿而統緒納諸王統五王三帝祿在四海而大德與可掩之理故當其為聖人名之
 曰大德及其為天子名之曰重華大德與可從之理故六十踐非不實方壯之年百歲時方
 不止中人之壽算非以福 上言對德福並隆雖歸大孝而則以德為主而言曰德致福也
 成孝者亦以孝致福哉 德字上加一人字傳是六老於身四字 孝與實見無心于
 得而理不妻非特也非而也西其子九重有具德則幅皆德所自有得即得其所自有者德
 既大則福與德德相副得是德其相稱者宜下四句使德然有德德大相入谷德忘故下
 次清安張廷謂德有命而德又和者且登九五之崇高皇后四朝而為帝臣者且及萬邦
 之德德大德應行是位也四海同而惟正之供且成則乎三康亦乃粒而止食之奉
 皆成顯于中印大德應行是位也四海同而惟正之供且成則乎三康亦乃粒而止食之奉
 重華著德節之休而德兆謂德普進而精 湯泰之六子則言開之彭也歲月之長良日通百
 年之歷而康平壽考已極矣美斯美期之不倦益勵其萬歲之勤而強固情開慈元膺大歷
 數則歷年之久也○亦有則財務身上說或謂按只作一樣子自此以下俱皆推開按按近
 有從於引入後作是論小以壽事作証者亦兩在法○物象位祿是象上節所為天子
 二句位身處高而無名者不使無善者不承故又推而極之

字指文王察也文王不思不能結先特思前乎文者之不能作不能不效後特思後乎文者之不能逃不背不然所以無要不為其文作不效算指但子能在下文易至的為其既經事知其宜而克善子因意事通其權而不節于物如此暗察劫淫張揚然文作子遊兼道統流法也曹慎云文王諱登道亦父即克明克類以作之子則敬勝義勝以述之文王求厥厥成公則克其是以作之子則作君作師以述之二句中大自其事在并非安必享福習之無憂也

武王續大玉垂文王之緒我衣而有天下身失天下之憂焉矣武王續四海之內

宗廟之子孫也大音泰武王之事猶繼也大玉垂文之也壽成云大玉垂文王

武成文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成之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

天下也然而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著我衣而進有天下也順至夫而應乎人聖人之大業有不從而而然者高是時天下皆謂其征誅無殊於道讓不夫為忠軍帥無異於服事不夫為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由是褒為王而尊為天子任家為國而勇有四海之內宗廟保之而七廟疑然子孫保之而小年方承此亦緒緒之一端也武王繼序而光天之其由却

此句亦宜曰三聖平刃然節脈自貫善繼即是此語即世代所作者上節武成之而文水

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

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

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武王受我衣以伐紂也

武未嘗周公成武之德禮夫王至王死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

及士大夫為大夫為士為大夫祭以士為士為大夫祭以大夫祭之喪

乎夫三年之喪達矣父母之喪也也此為全之事未猶之也也

諸推文武之意及王至王死之所起也非公組組以上至后設也

劉處節皇朝禮記卷之五十五也組組即公叔祖類也王之父

合王季文王即國語所云十五也組組即公叔祖類也王之父

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謂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角死是官

生者祿所以伸喪張自昭以下此言喪服禮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

以及人也又周公之事王也三不得為武王不及為周公於是相成王以成文武

後人持世道而功德後耳周公愛禮以天子之禮禮行九獻樂舞八佾不王其制而王其
尊而水王王季之心亦烈矣其成文武者以祀先人之德如此斯達乎上祀之禮不惟自盡
已也又且由天子而達乎諸侯由諸侯而達乎大夫及士庶人其達之何如如父者曰為大
夫而子今日為士歎齊國以大夫之禮三月而葬同位至所祭利以上之禮禮備三鼎樂舞
二佾也如父者曰為士而子今日為大夫歎齊國以上之禮禮備四佾而葬則以大
夫之禮禮備五鼎樂舞四佾也且不惜也固祭而制禮禮又同葬而制喪禮喪則自
庶人上達乎大夫大夫已降矣至於諸侯惟始封之君不臣諸侯而葬則自庶
止有正期至若斯人服為不絕耳此無不絕何也親不絕貴也再期三年之喪則自庶
人上達乎天子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創鉅痛深無無喪一而已矣貴不敵親也周公
成文武孝以治天下之德又如此禮不言文武周公各知時處中執非道之書於其大哉
木受命雖是其始初天下之心然此意却輕引是引下語原周公制作之由見得武王不
仁是王王之生當于常乙二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
年其曰若王崩則財穀聚之餘亦由商家之舊而未聞有立政之書從容以揚大烈即存
列國分土之後略舉新朝之治而未聞有周官之命許悉以攝大統一成德可通節綱領道
至三旬成其少也禮之德斯也下成其以孝治人之德德就制作之精意皆成德明
是成其志但此身親之孝錫之仁實是上體天理下管人心故不可成志而曰成德此禮
制在有天下後本是成武之德但武原皇姬文之事故合言文武大九七孝之事先王所

自有雖其自有可崇廣也位祿者道其高勢者施取遠流期于無所不惟以備國明上
下之意已矣制作之事先王所未有雖其未有可養禮也可以初置初置之可以更設更設
之期子有以見異以明新代之深恩已矣父事有所繫之而後重繫之文武則無射已之嫌
功有所歸而後安禮之文武則有不享之思道王從前所未有也禮以備禮也道王
止大王王季亦其功德本自當王不在世數上謂其後世不許功德而以三代為限者不同
道王不立王文王以上言成文武之德道王之德王文王與焉故也草大乃臣子無射君父之文
則子而歸其父孫而歸其祖皆視乎子已以無而使其父與祖俱受于祭之法然君父亦歸
以立節事之義故死者可稱天以論之則返者亦可以稱天以歸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而
使其父與祖俱全至尊之分周公以文王雖求身寸而身已備于王事王公伊濯維豐之
垣此有豐之所為頌也然則今之始王者道王也而其道王者則國文之祖與稱也先王
三雖已遠而身已歸于王述其故之賜建始與而此則國文之所為頌也祭則道王之旨耶于
孫也而其曾王者則自在大王王季也孫則道王也而山由武王親禮大尊武王牧野克
殷即道王太王王季王文王也孫則道王三今今廟之周公者以制作一山子公可斷亦當
道王始禮改西禮稱其曰元王而未嘗道王三代也既曰道王則上祀不待言也且上祀
則道王所為也蓋世遠功遠其功大者自有別備六雖自三昭三穆惟之先公多
在祀殿之列而三年一祫則天子之禮必不同于西伯詩曰相以絳縹海外有誠此言祭之
祫先公而今自組維而上堂禮殿相去所隔數代而精之也抑自三昭三穆惟之先公亦
開在上廟之列而曰庶官於則天子之禮庶官則天子也三昭三穆惟之先公亦

之祭先公九自后稷而下皆視太王王季所謂引遠而近之也斯禮也每頂上祀之禮
皆氣貫到祭以大夫止像則禘從死者周公未制禮則已足如此父為王則向及董宗是言
自得用王者之祿以追享其報也王季葬於穆之墓也在死於之心以得其分為安則在生
皆欲終之心以使死者之心安為厚矣故父則祭于之者自從其祭而父則祭于子首雖從
其節而不為節也祭生者之事也在規存而以祿養也隨分可以盡其敬則在親下而以祿
養也亦隨分可以伸其孝恩之情矣故子為祭于父者自從其祭而子者則祭于父首雖以祭
祭從子之意遠則降其祀祀此亦其從父之意而謂上于身見古無世知專取之則祿推于
先見亦有明祀自食之材言大夫士凡父為祭人于為去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
例推至父子世為大夫士者其禮不待言其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父子不祭而為大宗
此亦不可不知期之喪以下四葬祭禮而此及之期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兩父母者也
有旁親之期為伯叔兄弟以及兄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不祫降必親之期天子
諸侯絕服而大夫諸侯同或不同或祫或祫或降也然大夫歸降猶服大功不知天子諸侯絕
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若若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則服其親之服
也諸侯雖絕服親尊則亦不降所不臣者絕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若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即指父母之喪不主為祖為長子為君臣說本左
氏而在氏所言之喪不足憑也以上皆本朱子父母之喪二句正申明三年之喪二
句蒙引自爰上一達字自上而達下也下兩達字自下而達上也祭禮後於下而隆於上

夫禮詩十下而魯於上約是制禮善善處德曰禮王祀告成之日凡在衣冠之倫者莫不稱
禮意澤以樂其死而不得之干葬者獨得之于祭則士大夫之願剛而我文武之願亦剛大
禮順行之後凡在舍生之屬者皆欲模象我德以崇其本而不求得之于葬祭者猶若其之
于我則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心各遂而我文武之心亦遂何也達故也

右第十八章

達孝章句 此申言武厲能盡中庸之道以明費之大也達意以達孝為綱善善處德正是達
處亦秋宗廟兩節即制祭祀之禮証之第五節論上而發其孝正其所以為達也
未節又係取祭祀之禮其法亦不外達孝之意○約豈舜之孝上通天即武
周之孝下通人心收上章結語受命此章結到節節皆由庸行而推之極其至者

子曰武周公其孝矣乎 達道也承上章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

孟子之言達尊也 更以武周繼絕之事詳言之子曰凡事皆尊於人者不足為眾人之
尊蓋制其臻天理之極得人○武王君也周公相也君道相道兩全子道而無憾故不曰曰
心之同而通謂之孝者乎

至通乎神明尤乎四海也 恭其武周之孝在盡倫盡制上見而其盡倫盡制皆人人公共
之理無絲毫與人不同者是以同稱其孝而無異須照下文發其孝字也

卷之二

孝者善類之志善人之事也 古章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

公成文武之德追孝先王 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

下者也 通乎上下和樂說係承安難獨自云以明祭言上通乎祖宗下通乎所以達者

孝其先人而便則德則明於在天之靈者想前人有此志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有此志
而我之所存合天則降世相感意為善類人之志則人有此志而遵行之為述不必前人有

此事而我之所為當可則易地色也尊為善類人之事然則此節係承安難獨自云以明祭言上通乎祖宗下通乎所以達者

神而明之非有虔厥考心即而止之無不烈文王與也 論一善正見武周之孝所以

述也 志願事一般但以其存諸心言曰志以其見於行言曰事 兩人字暗指文王武王

取存樹敬武周不敢以為有之志而必曰人之志不敢以為言之事而必曰人之事者身身
君相終身不得自有一志不得自行其事者身身不謂是親之志也而惟曰人之志不
謂是親之事也而惟曰人之事也 子小子竟無一志是合于親心一事是當于親心者

善字西山蘇詩中與通而宜則 一也 一也 善者有志事也 善者有志事也 善者有志事也 善者有志事也

不視武周而以經武 說文王於事入煩煩知兩善字自合從上文善字體認身得武周因時
善類順人使合天理由後視而不必持前所已為而與非前人所說其不得為方達讀先

四十一

志所應有是以後人之自臨... 禮周所不敢托也惟自將其志之所安即以告諸服...

春秋恰其祖廟... 其禮天子七... 諸侯五... 與太祖而...

大六三... 太祖而... 官師... 諸侯之中下七... 宗廟世所藏之...

重祭者周之亦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序大王衷五天球河圖在東... 禮記曰...

以受尸也... 守視者堂之持將... 時食四時之有各其物如春行...

豚膾... 時食月有一... 時食月有一... 時食月有一...

大訓...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大訓...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其指先也即文 所尊所親王之祖考也 始謂之既報則反也 焉嘗

指先也此結上文節節 敬所尊結春秋節 敬所親結宗廟節 皆經志也 焉嘗謂之者乎先王對越

神而有位焉今所尊者即先王之位先王禮敬登降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先王之禮先王聲

容感格有禮焉今所親者即先王之儀先王非先王之制矣然因時處中無從先王即以

為其位其禮其樂可也且先王既尊者祖考也今則敬先王之所尊矣先王之所親者子孫

臣庶也今則愛先王之所親矣可見先王禮敬武周事之如生先王禮敬武周事之如生紀

死而有不忍死親之心親亡而行之此亦上節而助以無妄者用其勿忘故所尊所親上

不忍忘親之意豈非孝之極至乎 位既樂官所以行其敬樂者 禮位司又為下敬可

提樂節語武二人主也百位乎位同武王之所設周公非敬也也當推尊以推則推論

周之不振賤者非子位即武王之已賤者亦必自若予位也禮位也而已因位以制禮

禮亦武王之所行周公非賤行也因位以作樂樂又武王之所設周公非敬也也然則推尊

以推則不待周公請非禮樂即武王亦必請君子禮樂也行其禮樂具樂而已 尹氏

雅而行朝踐之禮辨而待饋食之禮既而酌尸之禮自一獻以至九獻左右之安璋燕飲

黃流之玉璫依然也武周所行且禮也王出入則奏玉言多樂戶出入則奏樂言多樂

出入則奏樂言多樂自禮樂以逮散樂雜禮之儀無不於樂之鐘磬簫笙也武周所奏樂

其樂也 至海備其愛敬之心至于敬之禮則雖以今日之尊神配天錫類不墮天下皆

以為尊親之已甚而其心之怵惕不寧者正以前人未曾有比而不免為又若之罪人若論

其敬之心至于廣大光明之處則前人之尊親以侯國今日之尊親以天下彼此皆同一

尊親之極致而其心之一私不繫若頂不必謂前人未嘗有此而必求為又王之自予一事

死二句承敬說下未向正應前推述而由其為遠也孝至處即是楚楚其盡于已者

無不至故其稱于人有無不遍五其字負指文王若大王王季已在所尊之內 禮記

世之廟神有先王所以不及尊者合屬國之職心有先王所未親者而報本錫類之心有一文

王當口廟享之儀武周禮親承後德更加隆重耳然都是一片精誠感格流露於幽明止

下聞所尊所親又手向屬武周亦可致敬致交謂武周得禮文王亦得禮在道理本原上

闕道不在儀數禮向上敬論 至字一星至清不易一星至極無如其是相因一也字結上

亦隱隱激起下節 按王祭之位其可考者其前則祭日祭尸宿尸宿賓宿位于門東西

也又司几筵設席設豆所以酢主者在戶內及祭畢主人復在階下西面立祝告可

成于主人於小雅曰羔羊在工祝告省 禮即指上宗廟之禮敬項及一切禮樂升降之

節 樂則周禮云奏與則歌小自舞大武以尊先姓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王

郊社禮所重上帝廟禮所祀晉矣也聖郊之禮禮尊尊國其如示

諸平國郊祭社祭地不居土著夏也 臣氏曰註明云有文為辭生出 禮記

地既天陰統陽之說殊可笑 禮記

四十七

大祭追祭神之皆出於祭廟以天祀配之也辨詳論謂開禘嘗秋祭也四時皆祭

其五禮必有義與之互也六與禮同視禮者曰見也此與論語意天同小異記

有諸耳禮而互之有知禮之禮意亦則不至社則復至蓋所以事上帝后上各其生成

王先公言追遠之誠也天郊祀宗廟者郊社廟嘗之禮也事前祀先者郊社廟嘗之義也斯禮之義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吾見明於皇帝之仁者必能仁於萬民明於尊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其如此乎禮乎武則之樂誠功績於祖考臣庶歸於天地人物孝何如也禮之言之此節又承上孝之至句而備言之自事親而推之至事用故本而推之至皆道之大也之反本意深遠亦皆先王志事所在武則能述之益見其善而為達孝之盡頭處言郊則統天神言社則統地祇律中子拜時而類于郊者非常祀也即春之祀農之大害秋之明堂均以祀天而惟冬至國則之典為獨重位用陽位禮用陽祭用陽祭凡日星風雨附焉而莫不稱禮之祀皆稱諸此矣其因事而宜于社者非正祭也即遊之里社鄉之州社國之侯社均以祭地而惟夏至方澤之典惟特降位用陰位禮用陰祭樂用陰樂凡山川百物附焉而無不稱禮之祭皆稱諸此矣按上帝二字本文既統郊社言之而註中不言后土有文句又不可入文讀場福云當其精意以享無疆皇天后土而皆有唯之在上至是一尊所統亦知先王先公之不必更稱先此也也吳天為禘而祭無間云神

地祇而有主幸謂帝之名有神受祿亦知五時其行之無不分矣吳天也如此就証自合亦廟禮已見上文此復復舉之與上句皆以說上所以二字錢氏置食食則固自是後皆得以其先統之五年而廟則祭嘗禮之祭而作補作君感受官祿之根也三月舉則感四時之氣而有流涕者有被髮免之祭也故自補種以後却豐以前皆得以其先為之勸學錄上文言宗廟而此節并及郊祀蓋不極于事帝則祀先祖天墜也至祭天配以後環祭地配以美類使其先者得而事上帝矣亦有以側人取勝者張楊祭禘始皆大祭而禘尤尊以事及始祀所出也禘祀祭有時祭而嘗為大以萬物告成也須臾出一番與衍曲折方見武周素制之妙外社廟嘗是所制之禮所以事天祀先是制禮之善義正仁人君子之用心天理民彝之極致原從上兩所以字生來不是突然懸出郊社言禮便合右表禘嘗說義亦定禘故曰對舉之互文也須將禮中有義道出本厚轉到明字自與禘嘗理會不同游氏惟仁人為能享帝為其為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享親為其孝子道而與親同心非精義不充其說非禮道不足致其至意敬在明堂之禮器觀太廟之威儀天子以為不容略也舉國之人皆謂不容略也其至性所同者是質文繁簡之原也官制于斯備焉民事于斯詳焉此無他尊親之外更無他尊也湖昭格于無形德澤居于深意天子所不容已也舉國之人皆有其不容已也其不言而論者是精禮意氣之感也王從此報禮焉是從此誠德焉此無他尊敬之極無不流通也禮以格天之心格祖即以格神之心格在下之羣臣百姓則祭者天吾神以治其國國於天子若若若相以治其國也已以格祖之心

禘天則以禘天之心格在下之羣臣百姓則使國人尊君若君相而從其治固不知尊君天
吾祖而從其所以治也日已由則乎以下不是單人能明之乃正夏武周禮意之類大
精微以定字中之分毫與舊節隱隱貫注神回氣合解此則知不朽與論語謂麻一章文
華離同而附若郊社多郊祭有二乃至祀天于圓邱曰禘郊即此稱之郊也夏至祀地于方
壇自有別而曰北郊即此所稱社也一祭六一祭地其器陶匏其養不神其幣雖其
尚質之意也若社稷之祀則一曰大禘在庭門內一日王社在藉田中與此社字不同時解
多混禘皆考宗廟之大祭也二曰大禘五行之日大禘三年行之時祭有四春日祠夏
日禴秋曰嘗冬曰烝今此但言神嘗禘禘禘禘之大祭則大禘可該雖嘗之時祭則禴烝可
該也禮不王不禘虞夏皆禘而帝以禘瑄所自出也南周皆禘而帝以禘烝所自出也至禴
僅及始祖而止則曰為大祭而禴又小于禴矣若夫烝義三春禴祇皆不地時禴之禴不可
混于大禴也王制云天子牲禴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祭各廟言於食昭穆至于太廟與其所謂禴固是時禴所謂禴亦是時禴並不可混于大
禴人禴也

右第九章

翁克夫曰母大老章陽陽接父母順句來見庸行之常推其至傾到受夫
命然猶一身上輩無墓章就周一家父子盡道能上及祖宗之世德下逮
天下之人情已瀰闋了此章又推其祀禮之詳通於上下極其善善深遠乎於人無不格
神無不享而治天下已易已與下章間政打通一線此血脉連貫之妙

